



# 旧院桃事记流年

魏丽饶

麻糊村难得热闹，是在清明祭扫的日子。乡野的土地醒了，浊漳河水哗哗地流淌起来，在外工作的人大多赶早回到村里。他们是祭祖来了，也是让祖宗瞧瞧自己。

四野静寂，沟沟坎坎净是先人留下的往事。各家的亲人结伴走在山路上，手里提着香烛供品或空篮子。闺女媳妇们眼圈红红的，碰见熟人躲躲闪闪有些不好意思，也有的假装去路边拽一把野小蒜或低头摘下裤腿上的苍耳。离开村子很多年，在村道上、庄稼地里碰见的许多年轻媳妇和半大孩子，我已经弄不清他们是谁家的人了，打照面尽量作势热情，却也只能力不从心地笑笑作罢。这时心里就很恼，恼自己对村里的人事不能像以往那般，如数家珍。

从坟里回来，我竟魔魔怔怔去了旧院。来到街门口，两扇走风漏气的破门拦了去路，才从恍惚中回过神，意识到心里还装着一腔深情。院儿早已经荒了，东边的山墙倒塌了一段，坚守着的半截墙壁上，泥皮剥落得所剩无几。门上着一把黄铜锁，其实也只是个形式，证明这院还有所归属。我使劲扒开门缝，把一只眼睛贴上去看院里的景象。三孔土窑在明晃晃的阳光下显得越发灰头土脸，门窗残缺不全，像牙齿脱落的口腔。一把长满锈迹的小挖锄乖顺且顽强地趴在西窑的窗台上，仿佛一个从泥潭里捞上来晾晒的光屁股娃娃，被大人遗忘在那里。旁边那只破瓦罐我很熟悉，曾经是奶奶用来存放鸡蛋的，后来被我家的猫趴倒打了个豁口，母亲就拿它种花了，种过玻璃翠、蝎子草还有倒挂金钟什么的，这会儿里面是几根枯败的狗尾巴草。院儿当中横竖躺着两根木头，是母亲拿来挡山墙用的，看起来很久没动过了。记忆中我家的厨房就很破

败，现在更加破败了，烟囱上的烟灰还是黑黢黢的。我轮换着用两只眼，努力转动眼珠子，尽可能扩大可见范围。目之所及，尽是荒凉。突然，一片灿烂的粉花越过塌毁的山墙闯进了我的视野。我的心头猛然一惊，思绪陡然跌进一个遥远的梦里。

午后，大人们都在歇晌，我趁机溜出了院子。岂料才刚挤出狭窄的门缝儿，老天爷就呼地变了脸，疾风骤雨伴着轰隆隆的闷雷。紧接着，就听到奶奶的声音。她在寻我，叫我回炕上给她挠痒痒去。这是奶奶的法子，每次一给她挠痒，她的手就要把我摁到炕上。于是，我故意不作声。忽听“啪”的一声响，我回头望去，呀！居然是一颗熟透的大红桃子落进了院里，墙头被打疼的瓦楞草还在摇摆，果浆软软糯糯爆了一地。我提起裤腿，踮起脚尖，迫不及待朝那一摊子鲜甜跑过去。“回来！脱鞋上炕。”才跑出两三步，就被奶奶喝住了。

灰心丧气地蜷在奶奶那只手下面，耳边风雨雷电混杂一片，迟迟等不到奶奶的鼾声，我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……我兴冲冲地把那桃子端在手掌心，用指甲在桃尖处轻轻一掐，就掐起一小块果皮。真是熟透了，才两三下，整个桃子就剥得精光。一口咬下去，甜美的果肉果汁便在唇齿间漫流开来……可就在这时，一声炸雷突然把我惊醒了，原来是个梦。外面天已放晴，刺眼的阳光照在墙头亮晶晶的桃树叶上。奶奶不在屋里。我赶紧翻身跳下炕，去院里捡桃子。谁知，桃子早已经被鸡啄得面目全非，周围一堆泥乎乎的鸡爪印杂乱不堪。

一直到第二年春天，我在帮奶奶打扫院落时，无意中发现东墙边儿竟有一棵小幼苗。奶奶说，这是东院大娘家的小桃树。说话间，就已经将小桃树连同周围的一大团湿泥土挖起来，包好，让我送到东院去。我小心翼

翼地捧着那棵小树苗，感觉像是捧了一树熟透的桃子。人虽然朝大娘家走，心却万般不舍，只盼着大娘能把它送给我，或者说她不要了。在走到大娘家的这几分钟里，我甚至已经想好了要把小桃树种到院里的哪个位置，方便它享受到充足的阳光，还要用砖头砌一个好看的树池。可是，大娘丝毫没有客气，更没有拒绝，而是笑盈盈地把小桃树接了过去。这让我无比失落，一路上从心底里埋怨大娘真小气。

然而我万万没想到，大娘竟悄悄将那棵小桃树种到了两家之间的水井边，还用两片瓦“人”字形对扣呵护着。小桃树的周围，修整出碗口大的洼池，看上去才浇过水的样子。这口井常年只有我们两家人取水，一棵小桃树长在井边儿，总比旁处多了些福气。不管谁到井上挑水，总会顺手给它浇上一两瓢，得空了再放下担杖，嫁接、修剪、施肥。

印象中，每到桃子快要成熟的季节，奶奶就常常坐在井台上看守树上的果子。那个时候村里孩子多，他们总是惦记着趁大人不注意时成群结伴地去摘瓜偷果。倒不是怕他们吃，主要是糟蹋得厉害。奶奶走了以后，是大娘看。我却从来没有吃到过这棵树上的桃子。到它结果的时候，我已经离开村子到外面上学去了，节假日回家，也难得赶巧。后来，大娘家搬到了新居，东院就空了。有一次在电话里听母亲说，村里灰塌塌的，人们都闹着进城，连个来偷桃的娃娃都没了。再后来，我家也在别处建了新房新院。前后才二三十年工夫，进城的进城，离开的离开，两院儿热腾腾的生活说熄就熄了，屋舍生出蛛网，墙垣相继倒塌，墨绿的青苔悄悄爬满了老井的井壁和井口，只有那棵桃树兀自鲜活，替

我们繁华着。

麻糊村并没有因为这一树桃花的繁盛而停止衰败，这棵桃树却随着村庄的落寞成了一道稀缺的风景。每年春上桃花盛开的时节，人们从老井旁经过，总会驻足流连一阵儿，谈论花开的景象，猜这一年的收成，不经意间又想起两座旧院里的事和人。如今常住村里的人家少之又少，是再没有个专门经管桃树的人了。桃子将熟的季节，悠闲的老人们常常三三两两地来看桃。他们曾经也是跟旧院里的某一辈儿主人，一块上山打鸟下河摸鳖在麻糊村长大的娃娃。看桃，也是看人，物是人非的人。约摸像我一样，隔着门看这一院空寂，也能看见一院丰盈。秋季摘桃像过节似的，按照母亲的意思，人们先把一树桃子全部摘下来放在大竹筐里，再按各家情况分配。熟透的软桃先挑出来分给年纪大牙口不好的人，留下硬的、脆的给儿孙或在附近村子与镇上县里的人家。

我从街门口退出来，提着空篮子来到桃树下。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香味，成群的蜜蜂在花间嗡嗡。我从来都不知道，旧院竟有这般惊心动魄的春天！

突然想起小时候常听奶奶说桃木辟邪纳福，于是我在枯败的柴草间捡了一些桃核，坐在井台上仔细地将它们打磨均匀，准备用来做成一串手串随身戴着。



## 潞城游“喊泉”记

张玉虎

乙巳之秋，山西省散文学会诸同仁，应邀到潞城区西流南村采风，该村附近浊漳河畔有辛安泉，乃长治数百万生民之水源地也。东道主该村刘庆祥先生，考虑周全，安排细密，带领一众作家，到辛安泉域小游。

进入泉域，高树参天，浓荫蔽日，空气清新，百草繁茂，让人有进入“氧吧”之感。辛安泉并非孤泉一眼，实为众泉一群：涌泉亭傲立其中，亭下之水清澈见底，奔涌不息；亭之四围，众泉争流，各具姿态：有静静无声者，有汨汨而出者，有淙淙前行者，有滔滔奔流者……然最为奇特者，乃父老口中称之为“喊泉”者也。

“喊泉”乃位于众泉之末，浊漳河边之一小潭也，周约丈许，深不盈尺，水位略高于河面。潭里细水绵绵自沙中渗出，不显动静，从临河一侧，悄悄注入浊漳河。

刘庆祥先生对众宾曰，此潭之奇，不在其幽，不在其静，而在其能与人互动，能应人声而舞：游者若临潭长啸，

潭水便若添新源，潺潺之势稍大，注河之流有增。

吾等闻言，跃跃欲试。初试轻咳，潭水微漾；及至众人同声大吼，竟见潭中若素莲绽放，若银龙探首，俄而化作环环涟漪，与潭水相激，泠然有金石声。山鸣谷应间，恍觉天地呼吸与人心肺腑共振。余辈喊罢，顿觉胸中块垒尽消，脑内油气全散，浑身清爽通透，灵感乍然而来矣。

嗟夫！天地藏玄机于微末，寓至理于寻常。水本至柔，应声而勃发；人虽至渺，合志可通灵。世人每叹盈虚有数，自然无情，往往心灰而意冷。然观此泉之能与人应和，随声起舞，又觉水木之有灵，决知自然非无情物也，吾侪岂能颓废而消沉乎。泉边深思：此泉之灵，莫非乃造化留窍，待诚心者前来扣之耶？

是时天高云淡，日朗气清，喊泉淙淙而流，若与众客私语。忽悟天地本自有声，不过假人喉舌发之耳。

并州汾东人张玉虎谨记。

昔日运输繁忙的铁路线已告别轰鸣，生锈的铁轨静静延伸，木枕间野花摇曳。如今，这里已成为市民散步的新去处：人们牵狗漫步、孩童奔跑嬉戏，铁轨旁的长椅上常有老人凝望远方。旧时光与新生活在此交汇，废弃铁道悄然演变为承载城市记忆的线性公园，见证着从工业脉搏到慢生活空间的温暖蜕变。

本报记者 司敏 摄

（本版稿件由山西省散文学会长治分会推荐）